**圆桌派第三季第19集 低欲：小小的确定的幸福**

《圆桌派》是一档下饭的聊天文化类节目，由著名媒体人、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看理想”倾力打造。不设剧本，即兴聊天，平等视角，智慧分享。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交流价值观点、碰撞思想火花，跨界、跨代，更加年轻，更加多元。言值就是生产力！

**嘉宾：窦文涛、梁文道、马家辉、陈志武**

窦文涛：咱们点香，欢迎陈志武教授，我说真是没见过越活越年轻的。

陈志武：还行还行，多锻炼。

梁文道：是吗，是不是干了些什么别的事，去了韩国。

陈志武：欲望比较强，欲望比较强。

窦文涛：欲望比较强。

陈志武：所以这个就多锻炼、多做事。

窦文涛：对，我就觉得就这次一见他，我就觉得他英俊了，你有这种感觉吗。

梁文道：所以我就说嘛，是不是去了韩国做过手术了。

陈志武：没有没有。

马家辉：现在深圳可以做了。

梁文道：深圳可以做。

马家辉：韩国最好的医生都跑来深圳，我也在打听。

窦文涛：对，你看他今天多好看，就知道当年他多难看。

众人：哈哈哈哈哈。

窦文涛：但是，人家而且主要是过去是内秀，是吧？人家陈教授，耶鲁大学终身教授，这个咱们非常佩服。上次来呢，我觉得他的经济学是我能听得懂的经济学，所以我特别喜欢跟他谈，而且呢，我刚才注意到这个陈老师跟我们说出了个词，说为什么越活越年轻，他欲望强，您觉得这个很重要吗？

陈志武：这个很重要，但是欲望可以是多种多方面的、多维度的，不只是物质的，也不只是工作的。

窦文涛：但是您一定听说过，就是最近这两年聊的很多的，日本有一本著作叫做《低欲望社会》，就是它就是从这个消费经济这个现象，就说日本现在的年轻一代人叫做这个低，我吃碗拉面就行了，生活叫最简单，我不要车，看见什么法拉利看都不看一眼，我住最小的房子，然后我满足于甚至于到了哪种程度，我是个科员我一点也不想当科长，就日本会有那样提拔你当经理，谢谢谢谢，我这样挺好。

梁文道：敬谢不敏了。

窦文涛：但是那个主任、经理要负很大的责任呢，我不想这样，那您说像这种是不是会导致经济萎缩呢？

陈志武：你就像我自己可以说，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我对赚钱有兴趣，但是呢不是那么大，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我赚了钱到底是我自己花，还是给我太太和小孩花，其实我自己也没想清楚，因为对这个物质花费的一些方面，欲望还是比较低的。

马家辉：他们会替你想清楚。

陈志武：他们会帮我想清楚。

马家辉：你不用着急。

陈志武：但是我能花的钱，不管是买衣服、吃饭、车等等，我真的没那么大的兴趣。我想要说的一点就是说，如果按照通常的俗的标准去看的话、去判断的话，就陈志武这个人是低欲的人。

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我的那个追求，当然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比如说，用量化的方法去研究历史的问题，然后要让更多的年轻的学者都加入我们这个行列来，这个是最让我最刺激、最兴奋的地方，所以这个东西就看你。

窦文涛：实际上你欲望在别处是吧，别处挺强的。

马家辉：对，所以日本其实低欲望社会，出来那个讨论那个书，还有另外一个词，可能在华语世界稍稍，有人提到在台湾没有很大讨论，说不是低欲望，是异，怪异的异，差异的异，异欲望社会，所以陈老师那个，对啊，研究你自己心中研究的题目，你欲望比谁都大，对不对。你可以为了它不睡觉，不吃饭，钱都交给老婆，对不对？那个太危险了，也太伟大了。

窦文涛：那只能说明他老婆的欲望太强了。

梁文道：我想就是跟进刚才文涛讲那个事，就是因为日本这个情况很特别我觉得，在发达国家之间，当然也有一些部分北欧、欧陆的国家也会有这个情况，美国现在也开始有，但日本比较强烈的是什么呢？就它一方面，我们知道它过去80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东京就有点像现在的北京、上海就是满大街的OL，办公室小白领女生都在背名牌包，整个社会追逐名牌，乃至于当年你在亚洲要买这些所谓的欧陆名牌，那最好的地方就是日本。

到了今天呢，东京仍然可能是全世界，你消费来讲，你要买东西的话，它是最多选择的地方，可是另一方面呢，它同时社会上出现很多人，而且把它当成一种生活时尚潮流，我觉得这个最独特，我们知道所有的那种潮流媒体、时尚杂志，都在每一期、每个月给你提供的是各种消费讯息，你要买什么衣服好，你家里面要添个什么你会更幸福。

但是日本的现在这些时尚杂志它会鼓吹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几年都听说过的断舍离，不是有一个女孩子现在红到美国去了，她那本书在美国的亚马逊排行榜都在前十名内，专门教人丢东西，对不对？专门教人怎么样清理家整理术吗，对不对，把你家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连过去跟同学拍的老照片，男女朋友写的信全都丢掉，然后剩下最少的东西。

那么当你剩下的东西这么少，你觉得我的生活好轻松、好简单，再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她就告诉你，你现在买东西的欲望就会减少了，你会活得更幸福，然后又有一些人是怎么样呢？

我见过一个过去90年代的日本的一个潮流教主，就是那种达人，专教人买衣服，买什么牌子好的人，现在变成什么状态，他写书出来说他的生活，他只剩下七件衬衫，一个礼拜一天穿一件，然后穿了四五年了。

然后跟着整个家，他过去给人拍他的家，因为他潮流教主满家都是东西，然后也是美轮美奂，很有品味。现在他公开他家的照片，那家徒四壁，就真的像无印良品那种的，你知道吧？就是整个家是白的，白墙、白桌子，到现在他们追求这个变成潮流。那于是很多人就说，日本这个社会之所以近几年一直在提倡说，要靠内需带动经济，一直带动不起来，一直有问题，你觉得这个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吗？

陈志武：当然有一定程度上有一点关系，但是总体来说，我倒是觉得日本社会总体上是太单调了，它整个文化过于保守，对于个人的个人主义的追求，这个境界还不到位的。

因为其实你说美国，从这个收入水平还有其他的物质供给，方方面面也完全可以让他们变成所谓的低欲社会。但是实际上我们看不到，美国社会有那么多的人没有干劲，然后那个欲望那么低，不是这样子，关键在于就是说他整个社会鼓励的是你每一个人，你就是你，你有你的个性，你有你个人的权利，有你个人的追求，不要去什么都跟风，你实际上你要是太跟风的话，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没有你存在的价值。

马家辉：可是话说回头断舍离，那些潮流教主，我听到一些年轻人的说法是说，那你也总得先有才能断，有舍才能离，就像偶尔我也这样跟我老婆说，她经常说家辉你开什么跑车，周润发窦坐搭地铁、搭公车，我说是啊，问题是周润发知道他不坐公车的时候，他坐私人飞机也可以，而且他曾经拥有什么劳斯莱斯这个那个，你知道他你有选择。

当你一个社会有选择，或者说你有信心，你有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断舍离可能说的比较容易，今天丢掉，我又买回来。

梁文道：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富裕社会了。

马家辉；我可以买。

窦文涛：你说的还真是，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篇文章，这人是中国的一个留学生，我觉得我看了他的我才明白到，日本不是一直这样的，是不是有点繁华落尽、归于平淡，就是因为他讲他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留学去日本的，他说那个时候我看到就是那个垃圾，就所有人家门前那个垃圾都是八成新的冰箱，那就是八成新的冰箱就被扔掉了。

然后他说到别人家里做客，那个东西多到，他说你坐在榻榻米上都要担心，怕碰到了他家里的什么录音机、摄像机、电视机什么机，全是那么多的东西。

然后他说但是呢，我亲眼看到了这么多年，他是觉得日本现在这样也挺好，他说你看我现在再去日本，我突然发现街上变得非常简素了，也没有说什么到处丢弃的这种半成新的电视机、冰箱，甚至垃圾桶都变少了。

就像说的，这儿倡导的是无印良品，就说最简单的，没有颜色的，没有花样的，这个它形成了一种美学，就整个社会觉得不要买多余的东西，他就觉得这样，其实他倒觉得挺好，但是您说陈教授这要从你们经济学家的角度上来看，这样的社会经济算没活力呢，有活力呢，还是人民生活幸福吗？

陈志武：我觉得还是这样的社会有活力，也是只要他们自己幸福就可以，其实尤其是我知道，在中国的经济学家普遍的追求的，是GDP快速的增长，总要在增长要10%，8%，至少要7%。其实我是觉得当然因为中国原来是，那么久那么多世纪温饱都没解决，物质总是短缺的，所以我们总是想要做更多，要有更多的东西更多的钱，家里面什么东西都装的满满的，其实到最后，当收入和物质供给达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还是每个人个人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那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就觉得，按照中国的习惯来看的话，好像你没有增长，像日本这样的社会不止是低欲望，而是非常的消沉，没有出息了，然后欧洲也是这样子，你看看欧洲的、西欧的GDP增长速度一个两个百分点，那算什么？其实我想一想。

梁文道：那不叫增长。

陈志武：对啊，按照中国的标准是不叫增长的，所以很多的国内的经济学家就总说，你们英国，你们法国人、德国人，怎么那么没有追求，没有欲望，其实我是觉得他们生活的很好，已经那么好了以后，那非得要工作的那么勤奋，总是每天像火炉火桶一样。

梁文道：烧的很旺。

陈志武：就烧的很旺。

梁文道：开最大马力。

陈志武：那个到最后的话，可能把自己的寿命都弄的很短，所以我就是看到比如说像香港，可能也是很多的特别内地人，觉得香港现在他们消沉，什么增长也比较难了，然后这个也贵那个也贵，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收入那个增长前景，但是像香港的人均寿命，现在是世界最高的。

窦文涛：对对对，你说香港人。

马家辉：那一点不好。

窦文涛：香港人怎么这么能活呢？

马家辉：我作为香港人必须在这里发表意见，香港呢当然是个人感觉，我没做调查，生命那么高是因为那个维持生命的技术太好了，对不对你死不了，基本上让你死不了，基本上公立医院你大概ok 我们可以维持你的生命，那还是经济学家来提振一下香港。

窦文涛：您又怎么解释，您比如说如果说这样一种生活也不错的话，但是过去咱们讲百业萧条是不是个不幸的事，你比如说我在台湾就看到旅游业的人就不干了，说不让大陆游客来了，那我们就吃什么喝什么，就是经济不行了，失业率也高了，香港好像也是整天抱怨这经济没活力，包括你看日本社会，他们说这个所谓安倍经济学提出都好几年了，似乎也没有见到。

梁文道：还是有好转一点。

窦文涛：所以我说您这不像经济学家，难道说经济学家不是觉得往上，要牛吗？难道要熊市才好吗？

陈志武：对，我说的是可以往上，但是呢这个靠什么往上，这个内容结构要发生变化的，实际上中国人原来因为物质短缺是一个常态，所以总是要百业要兴旺，因为你要不兴旺，那物质本来就少，那它这个不兴旺，那不是更加没有了吗，人怎么活是吧？

但是到后来到了20世纪，你像现在每年中国不要说线下的，线上的新的小说，几十万可能几百万几千万的，而且类别也非常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仅我们那个GDP比原来大多了，但是实际上就文化消费的那个组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节目是吧？

窦文涛：对。

陈志武：像原来的话是没有这些消费的内容的。

窦文涛：是，文化节目的消费。

陈志武：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我们可以把那个，我们应该要把欲望的那个定义的范围要拓展很多，否则的话因为毕竟我们要记住一个，基本的这个基于生理生物的现实，我们每天就三顿饭了，你吸收的，这个吃东西不要超过3000卡路里的热量，超过3000卡路里你就会长胖的。

窦文涛：你就是这么瘦下来的对吧？

陈志武：3000卡路里热量的上限，一天三顿饭，比如说李嘉诚，他曾经是华人首富，现在马化腾是华人首富，你说他有两三千亿的个人资产以后，你说他一天吃多少顿饭呢，也是三顿饭。

窦文涛：那您说我有钱了想有个游艇，这是过分吗？

陈志武：这不过分。

窦文涛：那比如说刺激人往这方面追求，是好还是不好。

陈志武：这是好。

窦文涛：这是好，但是实现不了。

陈志武：我可能会觉得奇怪，你要自己要花很多的精力去找人去帮你把游艇去维护等等，要是我的话，我去租一个游艇，那不是更简单嘛。

窦文涛：经济学家会算账。

陈志武：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有人他非得他买了游艇、买了私人的飞机，让他觉得今天又更满足了，又更有刺激的地方，有兴奋的地方，那也蛮好的。

窦文涛：我有个这个富豪朋友，现在就是把他这个私人飞机，气死了，他就我这个私人飞机我买了，我想飞的时候都飞不了，因为你都要事先申请航线，我不想飞的时候他老打电话来，你是不是要飞一趟。他说花那么多钱，他现在甚至觉得不如把我们几个有私人飞机的合组一个公司。

梁文道：现在是有的，对，平常就出租了或者还是怎么样。

梁文道：是，现在有专门的公司专门干这件事，但是我想说回头，就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低欲望，它其实不只是日本的一个现象，欧洲也越来越明显。

就是我在丹麦的时候就看到车街上的车，有些人开奔驰，他那个奔驰跟别的地方的奔驰或者一些名牌车，反正这种名牌车不管什么牌子也好，他前头那个车顶的车头盖上不是都有个标吗，那个标有的是立起来的吗，不是特别酷吗？就你觉得一撞就那个东西就把你撞死的那种标，他很多人把那个给拆了。

我就一开始是以为他们撞的太猛，老把那个标给撞了，后来我发现他们是故意把他拔了，就买了一个好车名牌车回来把那个标拔了。

窦文涛：他觉得太炫耀。

梁文道：他觉得太炫耀，他觉得太张扬，那变成一个习惯，就你觉得很奇怪，那你买这个车干吗，他说我买这个车不是为了让人看我这个车是名牌，而是我觉得这车开起来挺好。

马家辉：可是假如那个车普遍的话，应该不存在这种心理，说起那个奔驰我每次去德国、去欧洲，我心里特别不平衡。

梁文道：开出租车都是。

马家辉：对啊，我们在香港存了一笔钱买，在欧洲的出租车都是，别说德国，我刚来到我们大深圳，我在我们摄影棚门口看到一辆车跟我太太，奔驰，然后旁边写着一个牌子，挂着一个牌写着买菜用。

梁文道：真的。

马家辉：对啊，我说看深圳多有钱，买菜用，这你出去看看，我不晓得为什么哪个大户人家几辆车，指明这买菜用而已，那不是买菜用什么。

梁文道：所以我就说，所以他们那种低欲望或者叫节制欲望，现在而且还得到一种很深的一种伦理证据的支持，伦理论证的支持，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人认为，消费过度是一个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的。

比如说现在我听到他们很多人有这种批评，第一先不要讲环境问题，比如说垃圾过多，那么这是一个环境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去看常常被消费过度过，或者过度买的太多的东西，也是一些被廉价的东西，所以现在你知道很多人，比如说以前大家现在都会流行买那种叫快闪时装，就是快时装，或者说是那种很廉价的不断的每个月出新款的那种牌子，现在被很多人唾弃是认为它很便宜，但是那个便宜背后的环境代价跟社会成本太高，那所以他们要抵制这个东西，他们认为买的越少这个人活的越健康，而且越道德。

那么现在有越来越多是这样的讲法，包括在美国都很流行，那这些讲法都在鼓吹，大家要压抑这个消费的动力，那这个东西我们刚才说到，的确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大家生活满足了幸福了，是不一定要追求GDP增长的。但是如果说真的中国有一天大家也都觉得，这样的生活就很好了，就不想买东西了，真的觉得买东西没必要，那这个东西经济学上面会怎么来判断这种情况呢？

陈志武：原来有一个叫罗马俱乐部，就像那一个智库一样，他们出了很多书，其中有一本就是《增长的极限》。

梁文道：是。

陈志武：当时他们就觉得那个就像我刚才说的，一天就三顿饭是吧，你就要穿那么多衣服，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少套房子是吧，但是每时每刻你只能用其中的一套，只能睡一张床，所以到最后的话，这个增长我们看不出来到底会来自于哪里，因为衣服也够了，房子也够了，吃的也够了，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带来增长呢？但是到目前为止。

梁文道：这个预言都不对。

陈志武：当时的这个预言是不对的，我觉得他们可能忽视掉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的消费和欲望的追求的内容是不断的在变化，所以像他们罗马俱乐部写那个书的时候，没有迪士尼世界的，那个虚拟的坐过山车的，还有那么多的虚拟的人造的世界、经历等等，这些让我看到就是确确实实，你只要有不断的有新的创新的出现，像现在我们都花那么多时间用微信上网，然后还有网上的那么多的游戏机等等，这些都是这个游戏花的时间那么多，大家花愿意花的钱也很多。

你说这些有是不是人必须要，不是的，没有这些是活不下去的，但是这些东西带来了以后，给所有的人给人类社会，是带来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呢？我是觉得正面的影响是唱主角。

马家辉：就是陈老师。

陈志武：因为人的一辈子，尽管活的也是90年或者是120年，但是我这120年里面经历过的这个感受，不管是物质上的感受还是我就喜欢那个游戏，这个就是给我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那个体验，这个还是蛮有价值的。

马家辉：你所说的是不是经济学里面的one o one，是说供给刺机创造需求，当你欲望，你以为我赚十块钱有十块钱的欲望，当你赚到20块口袋有20块，对不起你的欲望不会停在十块钱了。

窦文涛：对，这个我最有体会了。

马家辉：对，供给、刺激。

梁文道：这个我觉得其实还牵涉另一个问题，就是整个产业创新会带来你的欲望，你要消费的目标也在转移。比如说举个例子，刚才我说的潮流教主，他今天也许活的是家徒四壁，只剩下七件衬衫，但是我注意到他桌面上有一个苹果电脑，那个电脑或者他的ipad，或者他手机里面可以可能下载了巨量的APP，每一个都要花钱，然后他也许不买衣服了，但是他游戏里面的角色，他常常每个星期花几百块美金在帮它换衣服，对不对，他可能消费的。

窦文涛：对啊，而且你讲这个供给侧的，就是最有名的乔布斯，乔布斯受这个日本禅宗的影响也是家徒四壁，你看他家里就是一个地板，盘腿坐那儿，但是他搞出这么一个iphone，这个他创造了多少人的需要，多少这个产值。

马家辉：而且你别忘了史蒂文·乔布斯他住在那个家，家徒四壁，他那个房子是弄了多少亿，让它变成最高科技的房子，就像香港那个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他海边的别墅，他说什么，他说我是用最简约的风格来规划，可是那个好像光是规划那个线路什么，什么你这样它所有电动电器全部自动弄起来是什么，花了12个亿，他用最贵的来做最简单的事情。

梁文道；而且家族四壁是很贵的东西，你知道在建筑跟设计里面，你比如说你要做很多人崇拜日本安藤忠雄，那种清水墙、清水混凝土墙，那个造价非常非常贵，因为那个工太难做，所有建筑跟设计上面，你看的越简单的东西越贵。

窦文涛：对，但是陈教授您跟中国的年轻人经常有接触，你看现在不是流行讲什么佛系吗？似乎感觉呢有这么一些小清新，似乎他们现在喜欢一些个无可无不可，什么事都不要太过，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您对此有感受吗？

陈志武：应该说现在大家的追求是越来越多元化了，你像我们那些60后可能更单调的，大家都是想到中国向何处走，以后中国怎么办？所以这是我们60后、50后的这些人每天在想的，我是想要走出这个境界也蛮难的。

窦文涛：就当年那个最著名的就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就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代企业家。后来有一个人听说坐了牢的，他最著名的段子就是自己坐着这个投机倒把的是吧？但是办公室背后放着一个中国地图，一个世界地图，然后每到周末带着几个公司的同事到一个小黑屋里，点着这个篝火，披着军大衣，讨论世界形势、世界革命，非洲人民咱们怎么办？你看那个第一代企业家身上，他带有这种东西。

陈志武：但是80后尤其是90后，不想这些问题，但是他们是追求的个人的这个人生多元化了很多，有的是在我们看来那么消沉的，另外一些的话，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中国向何处走，每天那个一吃饭一聊天就谈中国的大话题，高大上的。

窦文涛：没错。

陈志武：但是这个里面我们必须要接受一点，就是越来越多的90后甚至是00后等等，他们这个追求的价值真的是多元化了，那么这是一个好现象，反映的这个社会不再像原来那么水深火热，总是处于苦难之中。因为只有在物质和其他的这些问题，基本上解决的差不多的时候，多元化个性化的追求才有那些物质基础。

窦文涛：这个刚才陈老师讲的这个代际，我是挺有共鸣的，真的是就是说像我们经历过80年代的那些人，像现在像我们这个岁数的很多人在一块聊天我就发现其实也很单调，你说要叫我都看出单调来了。比如说这个太太们都得互相约法三章，今天这个解放战争以前的事不能提了，天天聊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些历史这些个东西。

但是你相比之下呢，这个年轻人在旁边听了就完全无感，他另一个世界，你看那一天我看一个台湾人写这个文章，他挺有意思他就讲了小确幸，跟你说的丹麦的、北欧的这个他认为不太一样，他认为台湾青年的这个小确幸背后，似乎有一种悲情，他不但是一种就是说我俭朴的生活方式不是这样的，他是一种自我安慰。

比如说你看他打个比方，他小确幸看到一道菜很好吃，拍了之后自拍，他说你看小小的确定的幸福，似乎还要发朋友圈告诉大家。

梁文道：否则是不确定的。

窦文涛：是比个这个手势，是对我自己这个小幸福的一种自我确认，我确认一下我是幸福的，但是是幸福的吗？他的意思是在这个背景上。

马家辉：他当然是幸福。

窦文涛：他未必是幸福的，甚至有可能是无奈的，甚至有可能是没有办法的等等。

马家辉：没有，我是觉得说当然里面有一些，我们说意识形态的假象，你以为你幸福其实你不幸福，我就想经常每一代看下一代，也经常难免会从这种角度看，我想起我小时候在家里外面走廊跟小孩玩，我们那个年代玩豆枪，怎么讲呢，打出的是豆子，假装杀那个日本鬼子，打来打去这样，那我爸经过就觉得你们那么好玩吗？男人大丈夫要打就真的打，我们起义吧，我说起义是什么，反英。

梁文道：你爸从小就教你。

窦文涛：反英，反对英国殖民者。

马家辉：反英，对啊，英国殖民地，起义这样。

梁文道：你爸这个觉悟。

马家辉：对，那在他眼中看来你这一代总是觉得，在他眼中是虚无的，太没出息了都不反英，可是你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幸福感，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一代他不仅是玩这个，他有他其实他立大志的地方，不要小看年轻人，那种小确幸是好的。

窦文涛：不是，就咱们比如说你讲这种低欲，我对这个陈教授刚才讲的，就是当年的我们有一种特有的如饥似渴的那种感觉，感受很深，你看比如说是不是当物质极大丰富了之后，人没有那种如饥似渴。

你像当年我们这个80年代的时候，我就记得那就是那种饥渴感，看什么书，看什么叫18世纪法国哲学，什么就是说那个时候这个尼采，拿到一本就觉得跟金庸武侠小说一样好看的，实际也半懂不懂的，包括这个萨特的什么，但是就是熬夜能够看，我今天就觉得不可思议了，这是一个精神上的如饥似渴。

还有一个呢，就是物质上的如饥似渴，就我到今天我还记得我平生头一回去美国，我就看到这个美式早餐，你知道吗？我去了美国十几天，到最后每天早上我不顾时差，六点就起来到餐厅等着吃美式早餐，就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个儿的面包，我的天哪就是那么，美式早餐还里边有杏仁有什么，而且那个大可乐这么大个儿，就当时你知道对于我们这个60后生长的孩子。

梁文道：你原来的早餐都是吃小米粥，是吧。

窦文涛：对，我第一次见到我，说这个我算是见识我们小时候教科书里讲的，什么叫这个物质。

马家辉：真堕落。

窦文涛：不是，就叫这个物质极大丰富，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纽约第五大道上，我逛这个店，我每看到一个店这个面包的香味，我的天哪，这对于我们从小吃香蕉都吃不上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就是如饥似渴，那个大肉肠子，这么大的大火腿肠，那种感觉您说今天的年轻人他还有这种感觉吗？

陈志武：所以，文涛你讲的很关键的一点，反过来说的话，既然没那么多的人，那么如饥似渴这是好事。

窦文涛：国家之福，是吗。

陈志武：说明这个社会至少在物质上是供给足够多了，所以我是觉得低欲社会这是奢侈的，不是，这是这个叫什么，富贵病，不是，如果我们又回到以前，回到那么多的人每天都如饥似渴的话，回到那个状态那才是不幸的。

就是我以前也跟很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起聊天，我说我到美国以后，1986年到美国以后，很快的给我最深的一个印象，或者说让我反应比较强烈的一件事，每到周末，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美国人这个做父母的带着小孩开的车去海滩，日子过得那么潇洒，没有几个人整天在讨论这个世界向何处去，美国向何处去。

窦文涛：是是是。

梁文道：但我想说的是。

陈志武：所以发达的社会呢，更应该是低欲的社会。

梁文道：那么但反过来讲像这种小确幸，我觉得其实还有另一个层面上的意义，这个也今天很多人在批评，并且包括我认识一些台湾人，批评年轻一代不知长进，很多时候都会有这个想法，就觉得今天年轻人你如果吃碗拉面，跟这个拉面合照一张，跟这个蛋糕合照一张，跟这个什么的美好的下午茶拍一张合照放上网，你就觉得很幸福的话，这叫没大志。

他们很喜欢这么谈，觉得人要立大志，可是问题是它又牵涉另一个层面，不只是因为他的欲望降低了，或者他的饥渴感减少；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觉得他立大志没有什么用，哪怕是对我个人很长远的未来，我都不是很能够清晰的把握的话，那我为什么不追求的就是这一刹那的确定的幸福。

村上春树，所以这个词是村上春树先用的，最初指的其实这个状态，很多未知的东西未来，我现在有一些小小的确定的幸福，我煮好这个意大利面我吃的很满足，但是很多很长远的东西我顾不着或者太复杂，不在我手中。

窦文涛：我觉得刚才咱们讲的，你看咱们这个年龄本身就有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我现在越来越能接受，就是陈教授说的这个多元化，实际上你不要讲我们整天在说多元化，我们的心胸、我们的思维方式经常不是多元化的。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像这个王蒙老师，当时他就讲他说有些人有一种思维方式，比方说他说他记得曾经有一个阶段，在共和国历史上曾经有个阶段，突然提出就说是这个早餐，有人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早餐提倡要吃牛奶面包，因为最有营养。

结果舆论大哗，说这怎么能行，我们传统吃小米粥、吃豆浆油条，这都改成吃牛奶面包，这个行不行？他说但是问题是，这里有个思维方式里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即便有人这么提，不会全国人民都去改吃牛奶面包的，就是说这是一个你的假命题。

你看现在很多人所谓的很多忧虑，就说这个年轻人他胸无大志，他不去创业，让他当个科长他都不肯当，他就肯当这个小科员，都这样的话就怎么办？你看逻辑上关键就在这儿出现了问题，问题是多元化的社会恐怕不会出现，就连咱说的佛系青年，马上就会说有道系，有儒系有法系，他不会，就是您的这个幻想，就是等于咱们还习惯于那种大家还希望趋同，所以突然出现个芙蓉姐姐或者出现个凤姐，唉哟，没见过这好新鲜，所以才喜欢说。

实际上你比如说，他们讲有一个中国孩子到德国上学，中国孩子就是说我是最美的，周围同学和老师就说，当然了你当然是最美的，你知道吧？根本不会有人说笑话你，或者有个小孩说我想当总统，ok 说你想当总统，就不会成为学校的笑话，这其实恰恰是反映了一个多元化，人们视之如常了。

陈志武：其实我觉得这个小确幸实际上是一个好的现象，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因为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不会全中国13亿多人都会变得这样子，不用担心的，因为每个人的基因方方面面，会让有的人不会这样子，打死他也不会，他想去做总统，所以用不着那么担心。

窦文涛：放心，他做不了。

陈志武：但是能够就是说实际上要我看的话，看到有一些年轻人满足于这个小确幸，如果他真的是很投入、很喜欢、很享受这种境界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个性化的表现，这样的人是境界很高的。

窦文涛：安贫乐道也算。

马家辉：不，但我们说小确幸的时候，我们之前讨论过，别忘记中间有真的有年龄的问题，刚刚文道说的村上春树，当他有这种感受的时候，别忘记当他写说你看这些人小确幸，或者说我因为做不了什么，我做个spaghetti我很小确幸，别忘记他是什么年龄。他本身以前是参加安保运动，这个运动。

梁文道：那是五零后。

马家辉：然后自己经历了种种的挫败的时候，对他来说那个小确幸，当然就是要补足其他其他方面没有办法做到的，当我们说一个人小确幸甚至说他没出息的时候，我总是想起邓老爷子，邓小平老爷子，那时候不是有一波出现的伤痕文学吗，说以前多惨这个那个，据说邓小平的回应是评语是什么，这种东西哭哭啼啼没有出息，八个字，可是我觉得很有味道，哭哭啼啼没有出息，我觉得汉子硬汉。

窦文涛：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窦文涛：你讲的这还真的是，就是说吃过苦的那一代人，他好像是有一种狠劲，而且就是所谓咱们讲这个强悍，人生的这种强悍，他们经常会觉得今天的小孩子是不是太敏感，太娇气，但是这个我觉得真是，这不正是咱们追求的吗？人生活好了，对吧，大家的心越来越敏感了。

但是陈老师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反倒是呢就我听很多经济学家关心这种问题，你比如说甚至是欧洲的经济学家，我听说的不也是说吗，说现在欧洲经济低迷包括咱要说改革，说现在要刺激消费，都这么没欲望了不买东西不花钱，咱这个怎么能刺激起消费，甚至不是原来咱听到的说法是现在欧洲都得扒着中国市场，我们这儿都不花钱，这您觉得从经济上讲，这是怎么说呢？

陈志武：这可能主要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经济学家的看待人的社会这个视角太窄了，你知道吧？所以在中国，当然像我的很多朋友都是这个高高在上的影响力很大的，但是你在美国或者在欧洲社会并不是那么多的经济学家，总是社会最流行、最知名的这些人。

因为其实这个道理蛮简单，因为很多的经济学家呢，只知道用GDP等等这些指标来衡量社会的，但是呢我们刚才谈了这么多，实际上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就经常忘记了，每一个人的追求如果是多元化的话，那么进步和不进步的定义和方式都会很不一样。

你比如说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最佩服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比如说有一个英国人叫 詹姆斯·迈克丹纳特，这个名字听起来蛮普遍，但是这个人不是那么典型的人，很古怪的，他原来是做投行在伦敦，大概在1982年1983年左右呢，他赚的钱可能也足够多了，就是把这些都不做了，就是花了二十来年的时间，在欧洲不同的博物馆去找到从古希腊开始的所有能够找到的这个证据、资料、历史档案，就要写一本书。

他后来写了一本书这么厚，花了20年的时间，他跟谁都基本上不来往，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的，包括前不久我还给他发了一封邀请函，想邀请他过来，到港大做一些讲座，理都没有理我，但是我蛮喜欢这样的人。

窦文涛：这也算是特立独行。

陈志武：因为他追求的东西，不管你们别的人是怎么看的，我就喜欢这个。还有一次就是有一个丹麦人，是一个白人，有一次在洛杉矶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关于中国五四前后的那些,方方面面的那些变化的研究，然后这个人让我很佩服的什么呢？就是全世界就没有几个人研究的一个话题,他一辈子就在研究这个话题，就是五四运动前后，当时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里面,有一次很大的关于这个人为什么要自杀，就自杀人的心理和，当然当时后来我根据他做的那些研究给我们讲的，让我很佩服，我后来再看了一下以后，那个时候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两派，有一派是比较典型的，自杀的人肯定是有病的是吗，怎么可以选择自杀呢？而另一派的话觉得，这个是一个最高的境界。

窦文涛：哲学的自杀。

陈志武：因为你这个没有别的人逼着他，又没有逃债，他自愿的选择自杀，这是常人做不出来的。

窦文涛：王国维。

陈志武：对，就是王国维的后来的那个，所以我一想这个丹麦人，整个丹麦的社会，几百万人里面可能没有任何人对他做的这个事感兴趣，更不会觉得它对GDP有任何贡献，但是他这一辈子都没有改变，我看他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真的是很激动，很陶醉，很喜欢这个话题。

窦文涛：你看看，就是说一般咱们以为经济学研究的是大多数、是市场，就咱们这位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说，这一个才是最重要的是吧？一个人才是最重要的，谢谢。

陈志武：谢谢，多元化。

窦文涛：多元化。

END